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考異卷

十八至
二十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 昀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八

宋司馬光撰

唐紀十

建中二年正月戊辰李寶臣薨

建中實錄云三月三日寶臣卒疑奏到之日也

今從德宗實錄谷沉燕南記曰忠志末年唯納妖妄之人兼靈坊術數謠媚苟且之輩爭獻圖謀稱有尊位詐作朱草靈芝鑿石上作名字又於後堂院結壇場清齋焚香置金杯玉尊銀盤云甘露神酒自至其內又言天降下降忠志自謂命符上天將吏罔有諫者使行文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者之瑞輒生壇上香滿院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資治通鑑考異

二

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神酒盈杯匪我所求不
期自至各牒管內郡縣宜令知悉同為喜慶也既而日
為妖妄者更相矯云不日當有天神下降持金箱玉印
而至然後即大位為天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征
討海內坐而定矣忠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
陰陽妖妄者自知虛偽恐事泄見誅共言相公宜服甘
露靈芝草湯即天神降速忠志一任妖者遂於湯中密
著毒藥既飲畢便失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為然按方
士妖妄必為一府所疾所憑恃者實臣一人耳若酖殺
實臣身在府中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
不為此蓋時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
而死以為方士所酖谷沉承而書之耳

五月田悅將兵數萬圍臨洺

馬燧傳悅自將兵三萬圍
邢州次臨洺燕南記悅自

統馬步五千人
應援今從悅傳

六月加李希烈漢南北招討使

德宗實錄五月己巳加淮寧節度李希烈南平

郡王漢南漢北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實錄

七月楊炎罷相

舊傳曰初炎之南來迹經襄漢固勸梁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

使其黨李舟奉使馳說崇義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郾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踈濶遂罷炎相建中實錄曰炎與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為人所褻而炎氣岸高俊在執政時方病飲食無節或為糜殮別食中間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譏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公不欲同食杞銜之舊制中書

舍人分署局書六曹以平表執中廢其職祀議復之以
疏其煩炎不可祀曰祀不才幸措足於斯亦當有運用
以答天造寧常奉祀之手乎因密啟中書主書有過咎
者有詔逐之炎怒曰中書吾局也政之不修吾自理之
設不理當共議何陰訴而越官邪因不相平時淮西節
度使李希烈寵任方盛上欲以之平襄陽炎以為不可
上曰卿勿復言遂以希烈統之時夏潦方壯澶漫數百
里故希烈軍又不得發會炎病請急累日祀啟免炎相
以悅之上以為然乃使中官朱如玉就第先諭旨翌日
遷左僕射謁謝之日恩旨甚渥祀大懼按沈既濟為炎
所引故建中實錄言炎罷相與德宗實錄頗異今取其
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梁崇義之反炎迫而成之亦近
也誣

馬燧李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

舊田悅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

賊盧家砦燧傳云十一月師次邯鄲恐誤今從悅傳燕南記

燧等大破田悅

舊李晟傳曰戰於臨洺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

振擊悅大破之據此則是臨洺戰在冬也與馬燧傳十一月師次邯鄲相應實錄十二月庚寅馬燧加左僕射又云先是悅遣將康情領兵圍邢州楊朝光圍臨洺燧與抱真及神策將李晟合勢救之大敗賊於雙崗斬楊朝光擒其大將盧子昌乘勝進軍又破悅於臨洺故燧等加官按實錄此戰無月日但於馬燧加官時言之今據燧傳先敗悅於雙崗斬楊朝光居五日乃進至臨洺即實錄此月癸未衆軍破悅於臨洺也實錄在此年冬與此相違燕南記亦云七月燧與抱真兵八萬自潞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家砦朝光戰死臨洺城又大破悅悅退走在李正已死前與實錄此月相應臨洺之戰疑諸軍已集燧等若未至張仵必不能獨破悅軍新本

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於雙崗敗之
不知此日何出必與諸書相違今止從七月

十月李洧言與海沂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

此據舊傳也實

錄萬通以密州降蓋自沂移密

十一月李納將石隱金

實錄前作隱金後作隱全今從其前

三年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

實錄閏月庚戌馬燧等破田悅於洹

水按舊傳燧傳洹水之戰李惟岳救兵與田悅兵猶連營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在圍故謀歸順然則洹水戰必在惟岳死前實錄誤也燕南記又曰燧與抱真雖頻破悅聞李納助軍到乃駐軍候勢畫必取之計去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腹人潛領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帳外燧因矯與兵馬衙官已下高語曰

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馬者蓋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納兵即其勢不小我雖頻利利則有鈍他日田悅更戰大將必須審看便宜如悅直進不可常鋒耳悅帳外兵將往往共聞燧語良久曰昨日陳上獲得田悅將健所由領過既至燧大罵曰田悅小賊穀麥未分敢肆猖狂妄動兵馬你有什么所解與我相敵汝皆不自由被驅入陳又何過也今矜汝放去敗兵等大歡叫拜謝而去具燧前後言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曰馬燧放言懼我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也又恃李納助軍新到乃引兵出洹水又陳燧先伏兵要處佯不勝引退悅使兵盡出逐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橫截悅軍兩段與抱真縱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今從馬燧傳

李納軍於濮陽奔還濮州

時濮州治鄆城別有濮陽縣

朱滔張孝忠大破李惟岳於東鹿

實錄及舊惟岳傳止言惟岳一敗按滔傳

曰滔與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滔繒帛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據此則是惟岳再敗也燕南記孟祐先敗惟岳又敗與滔傳相應今從之

二月田悅遣王侑等說滔滔遣王邕說王武俊

舊傳王邕作王

郢今從燕南記

四月以李士真李長卿為德棣二州刺史

燕南記云授士真德棣兩

州觀察團練使今從實錄

田悅遣康愔將萬餘人與馬燧等戰大敗而還悅傳曰五月悅

以救軍將至盡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燧傳曰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復與諸

軍擊破之今從實錄

借商括僦質所得二百萬緒實錄借商統計田宅奴婢等估纔餘八萬貫今從舊

盧杞傳杞傳又曰杜佑計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郎判度支

趙輦與韋都賓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公錢還救既下京兆少尹韋貞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荷校乘車搜

人財貨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借僦匱質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實錄

召朱泚於鳳翔示以蠟書幸奉天錄曰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以內

侍一人監之今
從實錄及舊傳

貶嚴郢費州刺史

舊盧杞傳云貶郢
州刺史今從實錄

朱滔王武俊大敗官軍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七月馬

燧等退保魏縣

實錄六月辛巳朱滔王武俊兵至魏州
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庚子馬燧

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又曰田悅等築堰欲決御河水
灌王莽故河以絕我糧道燧令白懷光欲退軍懷光不
可抱真晟亦欲決死守之賊築堰愈急勢迫會夜乃俱
引退燕南記曰六月朱滔王武俊懷光俱至懷光即欲戰
馬燧抱真不得已從之六月六日懷光等擊滔勝之尋
為王武俊所敗其夜決河水絕懷光等西歸之路明日
水深三尺餘馬燧與朱滔有外族之親呼滔為表姪使
人說滔曰老夫不度氣力與李相公等昨日先陳王大

夫善戰海內所知也司徒五郎與商議放老夫等却歸太原諸節度亦各還本道當為秦聞河北地任五郎收取酒見武俊戰勝私心忌其勝已乃謂武俊曰大夫二兄破懷光等氣已沮喪馬司徒既屈服如此且放去漸圖未晚武俊曰豈有四五節度兵逾十萬使打賊始經一陳被殺却五萬人將何而目歸見天子今窮威詐求退去料不過到汾州界必築壘相待悔難及也酒心明知其事竟絕水放燧等既離魏府城下退行三十里溫連魏縣河列營相拒酒雖慙謝武俊終有恨意又同進軍魏橋河東南去懷光營五里移營在七月中旬也邠志曰三年夏詔懷光率邠甲五千兼統諸軍東征六月師及魏邠戰馬陷燕人之衆師入賊營取其寶貨馬公燧曰我二年因此賊彼旦至而夕破之人其謂我何乃植抽戰卒以孤其勢田悅曰馬太原妬功也朔方軍可襲矣乃使步卒七百人負力而趨乘我失度擠之於河死者數百人皆精騎也馬公遽命平射三百人爭橋以

出我軍故步軍不敗軍勢大衄詔唐朝臣自河南引軍
會之舊田悅傳曰王武俊以二千騎奮擊懷光陳滔軍
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尸於河二十里河水
為之不流馬燧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使河水入王莽
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既無從出
乃遣人告朱滔云云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
二兄已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
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
耻不知此等何面目見天子邪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
五十里必反相拒按長厯六月壬子朔七月壬午朔然
則辛巳六月三十日庚子七月十九日忠滔與懷光至
魏之日滔營壘猶未立懷光即與之戰豈得至七月六
日邪戰於愜山之夜武俊決水明日燧等即退保魏縣
豈得至十九日邪實錄燕南記所載日皆不可據也然
實錄多據奏到之日不知戰與移營的在何日要之必
在六七月之際故但記七月退保魏縣耳朱滔與王武

俊同舉兵志在破馬燧軍豈有一戰纔勝遽忌武俊縱
燧令去自貽後患邪直是滔無遠識謂燧等不足畏得
其卑辭而縱去耳又舊悅傳云決河水若決黃河不須
築堰決水經曰不止三尺既決之後不可復壅今從實
錄使御河水灌王莽河耳

十月吏部侍郎關播同平章事

舊播傳曰播為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十月拜

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實錄
自吏部侍郎為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相乃改刑
部尚書

十一月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

舊傳作李子
年鄭儒今從

燕南
記

已卯朱滔等築壇稱王

實錄於十一月末云是月朱滔僭稱大冀王燕南記云十月十

一日於下營處各築壇場設儀注告天稽首稱名同日偽立為王舊本紀朱滔王武俊傳皆云十一月而無日

惟田悅傳云十一月一日今從之

四年正月顏真卿使李希烈

顏氏行狀以為公主汴州希烈前後詐為公表奏謂

汴州者數十上知而寢之舊真卿傳以為希烈逼為章表令雪已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希烈大宴逆黨倡優譏訕朝政真卿拂衣起後張伯儀敗績令以首級誇示真卿號慟周曾謀奉真卿使許在今年正月蓋滔等始勸希烈稱帝希烈在去但稱都元帥建興王故今年滔等再遣樊播等勸進稱為都統也真卿剛烈守之以死希烈豈能逼之使為

章表雪已行狀云
詐為表奏是也

五月李晟為朱滔所敗還保定州

燕南記曰晟與張昇雲等圍鄭景濟於清

苑自二月至四月滔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日發館陶砦五月內到晟出戰不利城中又出攻晟晟敗去滔乘勝逐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染病不復更出實錄曰庚子李晟自清苑退保易州舊晟傳曰自正月至於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日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今從之實錄所云庚子蓋奏到之日也

九月劉德信唐漢臣敗於滬澗

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自

大梁合統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他路又不設支軍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楯資實山積馬萬餘蹄皆沒馬汝州遂陷攝刺史李元平為寇所獲賊羅兵北

至彭婆今
從實錄

李勉遣李堅助守東都

新傳作李堅
華今從實錄

十月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

舊傳云令言率本鎮兵
五萬赴援按奉天記曰

哥舒曜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姚令言
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今從之

賊迎朱泚於晉昌里第

舊泚傳作招國
里今從實錄

涇原孔目官岐靈岳

舊傳云判官岐靈
岳今從段公別傳

李忠臣助朱泚段秀實被殺

段公別傳曰五日夜泚使
涇原將李忠臣高昂等統

銳兵五千以襲奉天六日賊泚又令兵馬使韓旻領馬
步二千以繼之奉天記曰秀實與海賓密謀誅泚佯入

請間計事令海賓置七首於靴欲以相應為閹者見覺秀實遽奪源休笏挺而擊之舊泚傳曰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為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回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七首為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秀實傳曰與海賓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及秀實擊泚而海賓等不至按李忠臣等若已將五千人襲奉天則秀實雖追還是兵無益矣又海賓若於靴中取七首為賊所覺則登時死矣馬能復逃若為閹者所覺亦應時被擒事迹諠著賊為之備秀實亦不得發矣此數者皆恐難信今但取段公行狀幸奉天錄及舊傳可信者存之

李楚琳殺張鎰齊映等獲免

舊映傳曰鎰不從映言乃示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

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殺鎰以應泚今從鎰傳

丁巳朱泚自將逼奉天以姚令言為元帥

奉天記十月十日賊泚自

統衆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今從實錄舊泚傳

隴右營田判官韋臯

奉天記作鳳翔節度判官今從實錄

十一月賊造雲梯高廣各數丈

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

包佶有錢帛八百萬陳少遊強取之

奉天記曰佶以財幣一百八十萬欲

轉輸入城少遊強收之今從舊傳

十二月赦田悅王武俊等罪

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赦武俊等罪而實

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諭旨赦罪及赦書出始明言之耳

朱希彩

燕南記作朱
采今從舊傳

興元元年正月李希烈稱帝

希烈稱帝實錄舊希烈傳
顏真卿傳皆無年月今據

奉天記幸奉天錄皆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
希烈長惡不悛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
朕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
待以初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號然則希
烈稱帝必在
正月初也

希烈將楊峰

舊傳作楊豐
今從奉天記

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實錄新舊紀表
皆同蓋翰罷領

選故自吏部
遷兵部耳

杜黃裳宣慰江淮

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二月

黃裳為給事耳實錄誤也

六軍各置統軍

實錄云詔六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

二月韓滉遣王栖霞入寧陵

新書栢良器傳曰良器為武衛中郎將以兵隸浙西

希烈圍寧陵過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泅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乘城者皆死疑韓滉遣栖霞及良器同救寧陵舊栖霞傳云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是一事今參取之

李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

實錄云懷光堅壁自守凡八十餘日按懷光以

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徙東渭橋其間纔七十六日實錄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耳今但

云累

月

甲子加懷光太尉遣李卞諭旨

邵志曰十六日詔加懷光太尉按實錄甲子二

十三日邵志誤幸奉天錄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記

懷光殺張名振石演芬

邵志曰懷光投鐵券於地使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

二十一日懷光按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巡咸陽城名振曰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

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至咸陽

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郗成義至

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瓘瓘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

如此豈能尚欺人云不反邪今
從幸奉天錄悉因投鐵券言之

懷光別將達奚小俊

邠志作達奚小
進今從實錄

丁卯幸梁州

邠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促遊瓌渾
公獲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瓌不

知不得以聞又怒瑊之虞已也慢罵去途上疑其變即
因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幸奉天而車駕至
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
因潛然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
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退及上於盤屋西然
後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猶未來今不取

懷光遣孟保邀車駕

邠志作孟廷
實今從實錄

三將以追不及還報

實錄曰纔入駱谷懷光遣其將孟
保等以數百騎來襲為後軍將戾

仲莊所拒而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時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與駕無警急之患今從郇志

三月韓遊瓌還郇州

郇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扈從懷光知之以戴休顏代領其職仍

假遊瓌郇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之遊瓌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今日竊觀人心莫不戀主郇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郇殆天假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趙懷仙誘其軍歸郇士皆從之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瓌至郇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郇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肯更受懷光節度蓋當時出幸倉猝遊瓌扈從不及或以與渾瑊有隙不敢南行故帥麾下歸郇州耳

懷光說衆欲屯涇陽

幸奉天錄曰李晟至東日橋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

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憤耻移於好時按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挾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時及涇陽今從邠志及幸奉天錄

張昕謀殺諸將之不從者

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昕戒劉禮等裹甲而入昕小吏

李岌密報遊瓌遊瓌伏甲先起高固等帥衆應之遂斬昕於府中遊瓌既據邠府遣李旻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錄甲中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昕必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

懷光燒營東走

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郢言而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聽按德宗因懷

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

詔罷懷光副元帥官

舊高郢傳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

與李鄴誓死附之屬懷光長子璿侯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効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況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於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璿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實錄懷光以興元元年三月甲申走歸河中已亥以渾瑊為副元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而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

四月庚戌曹子達破韓旻

旻志云十日破旻等而實錄云乙丑蓋據奏到之日也今

從
志

田希鑒殺馮河清

旻志曰興元元年四月渾公受鉞專征出斜谷崔公勸吐蕃分軍應援尚

結贊曰邠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率甲三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鎧以卒七百入從渾公進收武功遂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渾公禦之陳於東郊石鎧以其卒降旻於陳渾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旗收卒會邠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衆追渾公遂為吐蕃所覆皆死焉田旻以馬逸獲免吐蕃既勝泚軍乃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有功將以叛卒之孥賞而歸之涇人曰不殺馮公雖吾親族亦將不免矣十四日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鑒請命於泚泚授希鑒涇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

和西戎西戎皆授賂焉希鑒疏涇將之不與已者以告
朱泚請殺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許按希鑒殺河清必有
宿謀或為此訛言以搖梁耳今從
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邠志

五月韓滉運米餉李晟

初北叙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乏糧餉命

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月末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遽達乎今不取

渾瑊奏吐蕃引去

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蕃將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

武功武亭州吐蕃傳亦同邠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會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脅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徧軍助瑊破泚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賂遂引兵歸國瑊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

十四

滄州亂兵請程華知州事

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曰華傳曰孝忠

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拔授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孝忠豈得但令華交檢府藏今從華傳燕南記

六月李晟斬崔宣等

表皓興元聖功錄載李晟奏宥郭晞狀曰晞頃因鑾輿順動山谷潛

藏逆賊所知召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蒼黃之中假令仍返堅卧當時即懼嚴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汚俗尚可昭明子儀勲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其一身實恐玷於先烈況臣總領士馬孤立渭橋頻有帛書累陳誠悃據晞舊傳泚欲令掌兵晞陽瘖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皓載晟此狀恐非其實今不取

七月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

興元聖功錄有李晟奏郢勸懷光歸投狀云今懷光

即欲束身蓋自郢之勸道今取之

懷光殺孔巢父啖守盈

郢志曰七月十二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

懷仙持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闕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已卒之蕃渾者希懷光意輒害三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全尸以聞今從實錄

八月壬寅李希烈殺顏真卿

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臻等殺公

於龍興寺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臯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璨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三

日今
從之

寶文場王希遷分典禁旅

舊寶文場傳云文場與霍仙鳴分統禁旅蓋希遷尋罷而

仙鳴代之也
今從寶錄

閏月李晟誅田希鑒

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座執而誅之還鎮表李觀為涇原

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鑒為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鑒今從之

李澄為汴滑節度使

二月己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之耳

貞元元年十月馬燧入朝請討懷光

鄴侯家傳稱李泌語曰臣但恐梟於

帳下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喻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踰蹬矣領河東十萬之師遣王權領五千人赴難及而李梁洋遂抽歸本道馬暢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兵馬暢不扈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與之言甚有心略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盱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緩鞶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全河東十餘州以侍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鄭叔規為燧賓佐臣令以炫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即至臣激燧令其取李懷光克効必可致也因令燧為忠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行軍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信於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謂之曰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

以為丈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強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他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蹭蹬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尸居也不遠出軍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遲即不及矣若河中既平公即如懷光之蹭蹬矣欲於滔俊之下作倔強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百卷書蹭蹬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勲退不能効夷齊既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聲氣如鐘而心不果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欲奉荅以裙祕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舍垢匿瑕與人更始其又特蒙聽信口於上前保薦之可使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為說若河中既平司徒何而目更來朝而與士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束身入朝矣君以建中同征之故當發二使喻之準赦歸朝必為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問

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
天與之便也能如是當與司徒為中朝應接有須陳奏
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書也叔規既去具奏於上上
每憂河中諸將達奚小俊等突犯宮朝辰常不安會來
而陳牆有崩倒者上大驚以為有應之者將啓賊上顧
問泌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机上肉耳但恐梟懸太
速不得與馬燧藉手為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
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艱危憂慮太過
輕敵者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下比
在梁洋元惡據宮闕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保東
渭橋此時足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苟欲偷安脅為象
恭亦可而竟如醉如痴都不能動今陛下復歸京闕又
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草即至若以宗社之
靈耻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陛下無
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得馬燧也既而馬燧表至請全
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對曰馬燧果請

全軍討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自備軍糧何其畏服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服天威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服臣曾與之言諳其為人頗見機識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叔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虞之際握十萬彊兵收復功在他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速收取以立功自解他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見則蹭蹬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以師至河中旬月當平而燧因有此功便為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初叔規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燧搏膺驚曰有是哉賴子之至京也不然燧幾為懷光矣非賢表兄豈有告燧者乎即自上表請行叔規又請如泌言先寫表本示懷光勸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然朝敕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即書寫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南討

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之謀及
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為奏之又諷令下營訖輕騎由
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夏陽來朝上大
悅燧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請
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此亦有人毀卿言詞百端聞於
遠近唯先公保卿於朕朕信其言朕見卿益知先公忠
謹豁然體卿至誠奉國矣燧謝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
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後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
固不易有且甚有心略感而用之必有成筭皆如卿言
信雄傑也按泌到長安數日即除常侍時興元元年七
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
前燧已取晉慈隰三州矣故朝廷命為副元帥以討懷
光十月已拔絳州及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
元赦於時燧豈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
纔九日自長安至晉陽千餘里若因泌諷諭鄭叔規始
來京師又令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

不從然後上表興師伐之事多如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此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今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邠志曰七月馬公朝於京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晟聞之上表請發兵二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以李公表示馬公且曰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悖逆使朕再遷此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兩泣曰十日之內請獻其首遽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朝爭之豈肯面雪懷光耶今從舊傳

八月燧率諸軍至河西

舊燧傳云燧帥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牛名俊斬

懷光首以城降今從邠志

燧斬閻晏等七人

邵志云八人今從舊馬燧傳

壬午駱元光殺徐庭光

實錄甲申駱元光專殺徐庭光上令宰相諭諫官勿論邵志曰

二十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詬辱及祖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二日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邵志

二年四月陳仙奇毒殺李希烈

杜牧實良女傳曰初布烈入汴州聞戶曹參軍

實良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有所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實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

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為賊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曰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九如含桃先奇發函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今從實錄及舊傳

十一月吐蕃據鹽州

邠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圍鹽州刺史杜彥光請委城以其眾去吐

蕃許之分軍竊據今據實錄在此月

韓滉過汴大出金帛賞勞

柳氏叙訓云以綾二十萬匹犒軍今從國史補

劉玄佐入朝

鄴侯家傳曰韓相將朝覲先公令人報比在闕庭已奏來則必能致大梁入朝今來

所望善諭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果入朝此蓋李繁掠美今從柳氏叙訓

韓滉短元琇貶雷州司戶

實錄曰初元琇判度支時蝗旱琇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

師上以韓滉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自揚子以北皆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誣奏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所費二三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及滉總度支遂遲宿心累誣奏

琇至是而貶馬舊崔造傳曰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收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修奏皆改乃罷造知政事貶琇雷州司戶鄴侯家傳曰時元琇判度支江淮進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納無計欲束身入朝元琇乃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遂濟三月入河運第二綱米三萬石自集津車船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陝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迫不知所為欲使人聞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韓相報曰慎不可奏某判度支來在外勢不禁他及被更鼓作言語待某今冬運畢當請朝覲此時面奏時蝗旱運路阻澁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內奉手詔者皆為催米且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公忠副朕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

彼外支蓋琇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不為朝廷大計幾至再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朝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運事且言元琇支米與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敢奏上大驚即日貶琇為雷川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大要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十一

貞元三年三月吐蕃使論頰熱

卯志作論莽熱今從實錄

四月遣渾瑊盟於清水

實錄丙寅崔濟至自鳴沙傳尚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

惟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同主之辛未

以潞為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潞報尚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以改官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怨渾瑊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瑊主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

今從鄴侯家傳

六月李叔明之子昇

鄴侯家傳及舊叔明傳皆作昇今從實錄及舊蕭復傳

八月李泌言陛下惟有一子

按德宗十一子誼諱非所生外猶有九子而泌云惟

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未生或太子誼諱之外尚有昭靖子也

九月李泌請與回紇和親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

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

鄴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書十二月

回紇遣聿支達於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啜達于來貢方物且請和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於麟德殿且令齋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還之許互市而去十二月無聿支入聘之事回紇自大歷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寇信使往來亦無不和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羈縻不絕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數之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聿支即默啜與合闕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即為請昏之使合闕即為謝恩之人又泌論回紇凡十五餘對須半月以上泌又云臣木央中與書令朝臣遞云一月可到歲內報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實錄月日因許嫁咸安公主其事而言之

吐蕃陷連雲堡

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種麥已畢絕萬頃而皆亘野上大喜既而尚結贊

來入寇諸軍閉壁候夜砍營悉捷贊乃退歸上以十
餘年來邊軍常被戎挫皆入踐京畿此來始敗又不能
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錄吐蕃陷華亭及
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戶牛畜萬計悉送至彈箏峽是秋
數州人無種麥者與
家傳相反今從實錄

十一月吐蕃不入寇詔渾瑊歸河中

鄯侯家傳曰十一月以張獻甫為邠

寧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侍中為朔方河中絳
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修西界堡障濠塹南接
涇州於是塞內始有藩籬之固尚結贊不能輕入窺
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邠寧節度家傳誤也

四年正月敕詔兩稅等第三年一定

實錄敕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

加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按陸贄論兩稅狀云兩稅之立
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

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為等第若
今時坊郭十等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配也又云額外官
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按鄴
侯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負
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負當正官三
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據此則似有額外官又有
額外官皆在正負之外不
則內皆應作外字之誤也

增京官俸

實錄辛巳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
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錢隸

度支至是令吏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他用按興
元年正月赦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
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買
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

李泌言盧杞姦邪

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而鄴
侯家傳述泌語與勉略同未知孰是

今兩
存之

卷十九

四月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

實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

十月回紇請改為回鶻

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雀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

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新書

五年二月董晉充位為人重慎

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

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

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李泌好談神仙為世所輕

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教家人

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榼泌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况等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諷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

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況蘇州人按泌雖詭誕好談神仙然其智略實有過人者至於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過家傳出於其子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六年三月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

新傳曰可汗為

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七年二月遣庾鋌冊回鶻

實錄作康鋌今從新舊傳

八年四月以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

實錄士寧位未定遣使通王武俊劉

濟曰緒以士寧未受詔有國使皆留之舊傳云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云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

劉逸準

韓愈集作逸
淮今從舊傳

貶竇參為郴州別駕

柳程上清傳曰貞元士申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閑

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啓事即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此庭樹上吾禍將至且此事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為官婢聖君若顧問善為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而下乃衣縑龐者也曰家

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脩私廟今且輟贈可乎縗者拜謝竇公荅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絕蹤旦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伺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使劉士寧通好於郴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公於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官掖間人數不少汝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得陪灑掃及竇

某家破幸得填官既侍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賊汙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亦不知紀極乃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意旨刮去所進銀器上刻作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伏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某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恙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怒陸贄曰這撩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衫着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實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實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哀得恣行媒孽贄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勅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不敢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信如此說則參為人所劫德宗豈得反云蓄

養使刺況陸贄賢相安肯為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為此兒戲全不近人情今不取

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

實錄云凡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狀

云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三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

十月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

實錄初公輔罷相為左庶子以憂免復除右庶子數

私謁實參參數奏公輔以他官上不許而有怒公輔之言公輔恐乃請免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因開延英奏之上問其故公輔對以參言上曉之固不已大怒貶之而詔書責參推過於上公輔傳曰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嘗見郴州竇相言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

乞罷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洩贊便以參言為對帝怒貶公輔為泉州別駕又遣中使齎詔責參贊傳曰姜公輔奏稱實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實參語得之於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按贊請令長官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此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贊救解甚至由是觀之贊豈有殺參之意耶且贊語公輔之時安知公輔請為道士反於上前以泄言之罪歸參此乃公輔之意非贊意也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已意猜之史官不悅贊者因歸罪於贊耳今不取

九年二月城鹽州

邠志八年詔追張公議築鹽夏二城張公奏曰師之進取切藉驍將神策

散將魏莞者朔方子弟武藝冠絕得莞足以集事上遣之張公以莞為邠寧馬軍兵馬使三月帥及諸軍赴於

五原去城百里而軍苑獨以其騎徑至城下陷城而入
逐吐蕃召諸軍城之更引其軍西略境上往復走望為
師耳目蕃衆拒境而不敢入官軍城二郡而歸白居易
樂府城鹽州注亦云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而實錄在
九年二月蓋去歲詔使城之
今年因命杜彥光等而言之

五月趙憬為門下侍郎由是與陸贄有隙

舊憬傳曰憬與陸贄同知

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已任纔周歲
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
當政事因是不相協按憬遷門下猶為宰相又益
以賈耽盧邁贄豈得專政蓋憬以此心疑之耳

十年正月崔佐時至羊苴咩城

舊傳作陽苴咩城今從新傳

異牟尋斬吐蕃使歸唐

舊韋臯傳云四年五月臯遣判官崔佐時至苴咩城按西南夷

事狀四年臯微聞異年尋之意始因諸蠻寓書於年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年尋始遣使分臯書以來朝廷賜之詔書臯乃遣佐時齎詔以往年尋猶欲使佐時易服而入臯傳誤也

六月袁滋冊南詔

舊南詔傳十年八月遣湊羅棟獻吐蕃印新傳曰異年尋與崔佐時盟點

蒼山敗突厥於神川明年六月冊異年尋為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新舊傳皆誤也韋臯奏狀皆稱雲南王而實滂雲南別錄曰詔袁滋冊異年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即王也新傳為南詔王亦誤

賜張昇雲名茂昭

舊傳於其父孝忠卒時言改名年代記在此年九月今從實錄

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韓愈順宗實錄曰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親治

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
贊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
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贊豈人情也又贊論朝官
闕貲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貲致
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
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十一年二月冊勃海王嵩鄰為忽汗州都督

實錄云已冊大嶺嵩

隣為勃海郡王今從新傳

七月王定遠欲殺李說墜城而死

舊說傳曰定遠殺彭令茵說具以事聞德

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槎植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今從實錄

十二年三月方渠三城成

實錄先是邠寧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

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人邠志曰十三年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以為可更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三月二十八日功就三城今從邠志而不取其日

八月蔣乂諫張茂昭起復尚主

實錄作蔣武按舊傳乂本名武

十四年九月已巳左遷陽城道州刺史

實錄新舊傳無年月柳宗元陽

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帝猶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又四年九月已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儋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閣下叫閣籲

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已詔今從之

十六年四月加杜佑兼濠泗觀察使

實錄十二月癸卯泗州濠州宣令淮

南觀察使收管今因此終言之

九月貶鄭餘慶郴州司馬

舊傳曰時歲旱人饑德宗與宰相議將賑給禁衛十軍事

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按實錄餘慶與于頔同貶餘慶制辭云乃乖正直有涉比周棄法弄情公行黨庇頔制辭曰性本纖狡行惟黨附奏對每乖於事實頔有蠹於彛章今從之

十月赦吳少誠

實錄九月壬寅宰相對於延英賈耽奏云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赴者

應望國家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澱水少誠逼澱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

迨起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以王師無能為則愈常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暇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

舊全義傳云令中使就第賜宴

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墮敗漚制從古以還未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麟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於正朝蓋非不謁也但不於正朝耳

十八年正月韋臯獻論莽熱

舊韋臯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

十九年六月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

實錄十七年六

月以中官楊志廉充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
給事楊志廉孫榮義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九月
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
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為特進右監
軍將軍左軍中尉其重複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
領耳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
二十年十月但進階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竇文場致
仕十五年以後志廉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之事
此蓋言其大略耳未必為中尉適在十五年也

七月張正一上書得召見

順宗實錄作張正
買今從德宗實錄

正一與王仲舒劉伯芻呂洞善

韓愈集有仲舒神道碑
云諱宏中字某按實錄

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宏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為王宏
中然則宏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實錄云正買與王

仲舒劉伯芻裴均常仲孺呂洞
相善數遊止今從德宗實錄

十二月韓愈貶陽山令

韓愈河南令張署墓志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

所說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又祭署
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又曰我
落陽山以尹鼯猯君飄臨武林之牢歲
弊寒兇雪虐風號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

實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卒次

子嗣立韓愈順宗實錄張薦傳云二十年贊普死遣薦
弔贈新傳云十三年贊普死其子足以煎立二十年贊
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疑實錄
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

六月昭義兵馬使盧從史

杜牧上李司徒書作押衙盧從史今從實錄

順宗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紫衣麻鞋

按祔喪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

衣蓋當時倉猝偶著此服非祔喪也以未成服故不衣縗經耳

甲午宣遺詔

德宗實錄癸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錄

二月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舊韓愈傳云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文宗嘗詔史臣

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別此李師古脩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錄又云使衛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衡幾死衡蓋使者之名而無姓又云遂以師至濮州伺候為變按韓愈撰韓弘碑云屯兵于曹今從之

三月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鹽鐵轉運

舊錡傳云德宗於潤州置鎮海

軍新書方鎮表元和二年陞浙西觀察使為鎮海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頃年江淮租賦爰及權稅委任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臨之初務從省便遂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德宗云元和者皆誤也

王叔文之黨欲逐竇羣韋執誼止之

舊劉禹錫傳曰羣即日罷官羣傳曰

其黨議欲貶其官韋執誼止之又曰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按順宗實錄凡為叔文所排擯者無不載未嘗言羣罷官今從之

六月裴均表至

實錄略本云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又云外有韋臯裴均嚴綬等箋

表詳本裴均皆作裴均按裴均時為考功貢外即裴均為荆南節度使今從詳本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實錄詳本曰叔文母將死前一日叔文以五十人擔酒饌入翰林讌

李忠言劉光奇俱文珍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執盞云云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誼懦不敢劉闢以韋臯迫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闢叔文今日名位何如而闢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耶叔文時已令掃木場將集衆斬之執誼又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為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滿酌雙卮對飲酒數行而罷方飲時有暫起至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晷不欲棺斂方與人飲酒不知欲何所為歸之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數日乃發喪國史補曰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饌於翰林大宴諸閹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於苑中射兔上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丁母憂今從二本實錄

七月程執恭為橫海留後

舊傳曰程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

洲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按懷信逐懷直而奪其位安肯以懷直之子知留後又德宗實錄俱無此事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傳誤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為橫海軍節度使路隋憲宗實錄元和五年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蓋順錄留後字誤為使字耳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高崇文為前軍

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

李元弁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

三月崇文斬李康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高駢在淮海周寶在浙西為節度使相與有隙駢

忽遣使悔叙離絕願復和好請越境會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門功勲欺誑朝廷邪注云元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鎮西川乃為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為崇文所斬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弃城奔走崇文下劍閣日長子曰暉不當矢石欲戮之以勵衆師次綿州斬李康疏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任懷州刺史日杖殺武陟尉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乘此事為之復讎按金華子言固不知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誘誅之補國史又不知被擒事而云弃城走此皆得於傳聞不可為據今從舊傳

阿跌光進光顏擊楊惠琳

舊李光進傳曰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

兩京上元初郭子儀為朔方節度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大歷四年葬母於京城南原將相

致祭者凡四十四幄此乃李光弼弟光進事也而劉昫置之此傳下乃云元和四年范希朝救易定表光進為馬步都虞候其疎謬如此

四月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實錄於此云為東川節度使至十月除西川時

則云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蓋此時誤也

元稹上疏論諫職稹自叙及新傳先上教本書論諫職在後今從舊傳

九月高崇文斬沈衍林恩補國史曰衍與段文昌闢逼令判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候謁

崇文目段公曰公必為將相未敢奉薦揖起沈衍令梟首標於驛門二人誅賞之異未曉其意何如也

二年十月高崇文願效死邊陲舊崇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諮稟

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戍懇疏累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

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

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市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今從實錄及舊傳

十一月斬李錡

實錄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齎黃衣二襲命有司收其尸并男以庶人禮葬焉

國史補曰李錡之擒也得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箠權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

吾若從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從容常受
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
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
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救京兆收葬按李錡驕
逆何冤之有

今從實錄

盧從史擅引兵東出久之乃還

蔣階李司空論事曰絳
奏從史比來事跡彰露

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冀
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親領士馬欲往邢洛假以就糧
實為動眾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前年丁父
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
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
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三年九月戊戌
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絪罷相三月
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

從史山東就糧即請討承宗之時則於時吉甫細皆已
罷相何得有諧細之事又貶從史制辭云況頃年上請
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覬生其心賴
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徧毀鄰境
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在手若是討承宗時朝廷不
違其請何嘗使之旋師蓋李鄭未罷之前從史嘗毀鄰
道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旋師託以就食
邢洺不時奉詔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所欲攻討者何
人劉濟有何辭而從史肯旋今因李絳論李錡家財
事并言也新書云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潞誤也
于頔子尚主遂入朝

實錄不見頔入朝月
日今因尚主終言之

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段祐

舊傳作段佐新傳
作佑今從實錄

二月盧坦彈柳晟閭濟美進奉

舊晟傳曰罷鎮入朝以
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

所勅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
浙西觀察使新傳曰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
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
錄云離趙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誤也

六月沙陀詣靈州降

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曰懿祖諱

典兵於磧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祿部及白眼突厥
叛回紇忠貞可汗附於吐蕃因為鄉導驅吐蕃之衆二
十萬寇我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靈
鹽間唐天子欲與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尚主恩若
驕兒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
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固守北庭無路歸朝今
吐蕃突厥併兵攻之儻無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沒次
及於吾可汗得無慮乎忠貞懼乃命其將頡于迦斯與
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年與吐蕃戰於磧口頡于迦
斯戰不利而退烈考牙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

年諸部繼沒十二月北庭之衆劫烈祖降於吐蕃由是
舉族七千帳徙於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
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間烈考於贊普
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聞回紇彊必為內應贊普將
遷烈考之牙於河外時懿祖年已及冠白烈考曰吾家
世為唐臣不幸陷虜為他効命反見猜嫌不如乘其不
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烏德鞬山率其
部二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
門關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懿祖挾護靈輿
收合餘衆至於靈州猶有馬三千騎勝兵一萬時范希
朝為河西靈鹽節度使聞懿祖至自率師蕃界應接而
歸以事奏聞德宗遣中使賜詔慰勞賞賜數十萬因於
鹽州置陰山府以懿祖為都督授特進驍衛將軍同正
憲宗即位詔懿祖入覲元和元年七月帝自振武至長
安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留宿衛時范希朝亦徵為金吾
上將軍二年吐蕃誘我党項部寇犯河西天子復命希

朝為靈鹽節度命懿祖將兵佐之賊平成西受降城據德宗實錄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武節度元和二年乃為朔方靈鹽節度誘致沙陀元和元年亦無沙陀朝見紀年錄恐誤今從實錄舊傳新書

九月王鏐求加平章事白居易上言

按舊李蕃權德輿傳白居易集李絳

論事集皆有諫加王鏐平章事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論者云淮南百姓日夜無慘又曰鏐歸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淮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權李同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贍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鏐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按實錄鏐以貞元十九年鎮淮南居易狀云五年誅求又

云昨日裴均除
平章事故置此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

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為僕射判

制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
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
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
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貲外郎呂溫有詞藝吉
甫亦眷接之竇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
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起
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
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均
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均代已因自圖
出鎮其年九月拜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
皆密疏論列按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故
貶考覆官裴均等雖欲為讒若云執政自教指舉人詆

時政之失豈近人情邪吉甫自以誣構鄭絀貶斥裴瑒等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疎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四年三月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

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此

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奏耳

王士則與劉栖楚自歸京師

舊傳栖楚為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今從實錄

四月李絳白居易諫受裴均銀器有旨諭進奏院居易

復以為言

居易集奏狀曰伏見六七日來內外傳說皆云有進止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

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但有此

聞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此果虛即望宣示內外令知
聖旨使息虛聲按禁止進奉前後制敕非一不止於昨
閏三月德音也去歲三月柳晟閻濟美違敕進奉已為
盧坦所彈憲宗云濟美貶越州晟乃逢赦令釋其罪今
裴均所進假使在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敕書未到前
已在道路捨其過是則憲深惑於左右之言外示不受
獻內實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不為虛矣若其虛
必辨明也實錄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憲宗之美今
之故直

九月甲辰裴武復命庚戌以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司李

空論事初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
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
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尋已追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
及武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

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所上
表除之也論事集誤今從實錄

十月李元素等諫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舊承瓘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

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據承瓘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為諫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

五年正月內侍與元稹爭驛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稹爭廳按稹及白居易傳皆

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

四月白居易請罷兵

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據此疏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則

是未就縛也此月戊戌從史已流驩州疑五月當為四月故移於此

吐突承瓘縛盧從史

承瓘傳曰承瓘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

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

今從裴
垠等傳

六月上欲令白居易出院李絳諫

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瓘為招討使諫官上

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瓘事

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

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加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今從

李司空
論事

七月李師道等請雪王承宗

實錄云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

成德有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文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

十一月命王鏐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不可

舊李藩傳曰鏐以錢數千

萬賂遺權侍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更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

止尤為踈濶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興傳曰初鶚來朝貴幸多譽鶚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興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六年九月辰淑二州蠻反

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實錄

十一月十六宅諸王不出閣

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

宅新傳誤也

十二月己丑李絳同平章事

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

一日出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

誤也

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

舊澧王渾傳曰時吐突承瓘恩寵特

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瓘獨排羣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上明斷不惑承瓘傳曰八年欲召承瓘還乃罷絳相位承瓘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瓘建議請立澧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宥崔羣傳曰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昭太子薨承瓘請立澧王不從據實錄六年十一月承瓘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瓘乃召還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瓘蓋憲宗末年承瓘欲廢太子立澧王耳非惠昭初薨時也

八月田懷諫年十一

論時集作十二今從實錄及舊傳

李吉甫請討魏博

新吉甫傳曰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

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冊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取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十二

元和八年三月丙辰杖殺僧鑒虛

實錄在二月按長歷二月乙酉朔三月甲

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耳

七月李光進請修受降城

實錄云李光進請修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受降

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

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闕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有五十人人數如此不同或者一千一百四十人是三城都數耳

九年閏八月丙辰吳少陽薨

實錄少陽卒在九月己丑下壬辰上而并元濟焚舞

陽言之統紀舊紀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輟朝唐紀張弘靖請為少陽廢朝贈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己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不輟朝乎今從新紀

十月崔潭峻監軍

實錄作談峻今從舊傳

十年三月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改連州

舊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

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禹錫集載

其詩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叔
文之黨一切除遠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益
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曰中丞裴度奏其母老必與
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憲宗曰為子尤須
謹慎恐貽親之憂禹錫更合重於它人卿豈可以此論
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
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趙元
拱唐諫諍集度曰陛下方待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禹
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既而語
左右裴度終愛我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
劉禹錫至京城俄而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
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
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
曰陛下方待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劉遂改為連
州按柳宗元墓誌將拜疏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許
也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為相今從實錄及諫諍集

六月盜殺武元衡斬張晏等李師道客潛匿亡去

舊張弘靖

傳曰初盜殺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警嘉珍問察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薛平存河南記

七月李師道遣賊謀焚東都宮闕

河南記曰賊帥警嘉珍果於東都留後院

潛召募一百餘人兼造置兵仗部署已定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當時飭兩

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刀棒圍興道坊院數重賊黨迫蹙
遞相蹂四面矢下如雨俄然殄滅因縱火焚其院宇悉
為煨燼今
從實錄

九月韓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

舊傳曰弘鎮汴州當兩河賊之

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
膺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弘雖居統帥
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
怡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
居彊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衡跋扈如
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異志
而更用為都統則光顏重膺更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
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耳今從其
可信者

十一年十一月柳公綽杖殺神策將

柳氏敘訓曰公穆宗朝為大京兆有

禁軍校冒騶卒唱駐馬斃之翌日延英對上云云朝退上顧左右曰爾輩大須作意如此神策我亦畏他因話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灋不獨欺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按公綽憲宗穆宗朝俱嘗為京兆尹此事恐非穆宗所能為敘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十二年正月淮西人輕李愬不為備

舊傳曰愬沉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

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元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新興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戰公佯曰戰爭

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鄜坊馬步共二十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人人知其恐非也今不取

九月愬斬淮西將孫獻忠

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

蔡之精兵皆在洄曲

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云董重質棄洄

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歸求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為洄曲

十月辛未李愬襲蔡州

舊愬傳曰其月七日夜使判官鄭

率突騎三千為先鋒。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為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解告師期於裴度。按：先七日，即是平蔡錄所云八日甲子也。而愬傳誤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帥軍行，亦誤。元濟傳十一月，愬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即十六日也。實錄云：己卯，執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十三年正月，李師道謀逆，命高沐與郭昈、李公度諫之。

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昈所使詣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十一月田弘正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

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

今從實錄

十四年四月皇甫鏘之黨擠裴度

舊傳曰鏘為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

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為相今不取

十五年正月帝暴崩時人言陳弘志弒逆

實錄但云上崩于大明宮

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祕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

崩

十月王承元年二十

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太和七年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矣今

從實錄

鄭覃崔郾等諫宴樂畋遊

舊崔郾傳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郾與同列鄭覃

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稍簡杜牧郾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敘袖慰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為郾諫辭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今從實錄舊傳以

丁公著對宴樂非佳事

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嘗召公著問云云舊

紀遂云其日上歡甚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覃等諫荒宴事言之

李光顏救涇州

舊傳光顏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

十一月鄭覃宣慰鎮州王承元與柏耆諭諸將

舊承元傳曰承

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討覃於時猶未能到鎮州作傳者推以為覃功耳今從承元傳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劉總乞棄官為僧

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

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
聽朝旨穆宗遷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
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橐鞬郊迎乃宣
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浩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
總遂移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己巳以造為太
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總奏乞為僧計造奉
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
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
兆司錄宣慰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

三月總以印節授張玘

新傳曰總以節付張臯臯玘之兄為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

賈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剃髮為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臯也

四月詔黜鄭卽等

鄭覃傳曰卽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

七月幽州軍亂殺張宗元

舊傳作張宗厚今從實錄

又殺張徹

實錄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弘靖同館處之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弘靖為謀將移

之他所徹自疑就戮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自遠使回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恐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

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
肉餒狗舁鷓鴣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
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
義士或收瘞之以俟據舊傳徹以弘靖囚時被殺實錄
云後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
弘靖已貶官月餘則離幽州矣今從實錄參以墓誌

再貶張弘靖吉州刺史

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年乃改撫州今從實錄

田弘正遣魏兵歸

舊弘正傳云七月歸卒於魏州王庭湊傳云六月魏兵還鎮崔俊傳曰遣

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

十一月薛平斬馬廷崧

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

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於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

士卒兼招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給以尚書已赴闕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然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為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矯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刃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據實錄作馬廷銓舊傳作馬狼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恐誤

二年正月白居易言諸道兵計十七八萬

白集作七八十萬計無此

數恐是十七
八萬誤耳

二月元稹同平章事

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為御史中

丞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忠閑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中揚歷清要非為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

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為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後領淮南

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為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為司徒蓋實錄此月誤紀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卒已稹為相蓋稹未為相時勸上也

劉悟諷軍士作亂

實錄監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灋悟不能平異

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悟即搗兵退匿承偕囚之新直言傳張問作張汶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

亂殺磁州刺史張汶又云汶既囚依承偕謀殺悟自取
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圍承偕必出於悟志及奏
朝廷則云軍衆所為耳今承偕名從實錄汶名從杜書

三月王智興逐崔羣

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它官
事未行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關而

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興早得上心表
請因授智興旄鉞寢不報智興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
闢延入今兼取之

李光顏乞歸許州

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
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

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
鎮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廷湊今從實錄

四月張平叔請官自糴鹽韓愈韋處厚言不可

實錄因
三月壬

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變鹽灋及處厚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三月十一日愈論鹽灋狀云奉令月九日敕不知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

五月于方客王昭于友明

實錄初作于友明後作于啓明舊元預傳作王友明今從

實錄之初

李賞告于方結客刺裴度

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

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定能揣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丞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又如所

謀則積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之下御史按鞠賞急必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教令也

七月壬辰宣武軍亂逐李愿

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使

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睿反逐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被逐不應至此月十日方奏到京師疑實錄七月誤為六舊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七月四日

九月竇易直誅王國清及其黨二百餘人

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

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消國清指以為賞敵諷州兵為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

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十二月立景王湛為太子

劉軻牛羊日歷曰穆宗不念

牛僧孺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若此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

三年三月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

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度為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阻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

平章事錄是交怨愈深蓋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五月柳公綽誅舞文吏

柳氏敘訓曰公為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畫為圖圍人潔其

駿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圍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含驚馬之性必殺之有齊縗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為津吏所過不得出公覽狀召軍候擒之破其十二柙皆實以稻禾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為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乃在郢岳時事敘訓舊傳皆誤也察齊縗者乃是閉耀非美事今不取

七月南詔勸利卒立豐祐

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云南詔請

立蒙勸利之弟豐祐云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

九月李逢吉結王守澄

李讓夷敬宗實錄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澄潛

結上於東宮且言逢吉實立殿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續皆逢吉藩僚時又新為右補闕續為度支員外郎劉昫承之為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謫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相乃使訓因鄭注結王守澄然則逢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為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為逢吉藩僚乃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不取

十月李紳為戶部侍郎

穆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倖自以望輕頗忌朝廷有名之

士及居近署封植已類以樹黨援進修之士懼為傷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逞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人情上論諫官歷獻疏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修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四年二月韋處厚上疏救李紳

處厚傳曰敬宗即位李

搆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疏云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紳貶端州後

三月劉栖楚叩頭諫晚朝

實錄曰莊周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意者既能為近

名之善即必忍為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逢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効耳夫諫諍之道是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恐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

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寢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官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面數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難謂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覺章疏卒有克明之難實栖楚為兆之況諫辭皆羣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賣前直而資後詐殊可歎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栖楚而彊毀之邪今所不取

四月八關十六子

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

忠邪溷轂固亦多矣其疎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詖者為多耳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按栖楚為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為佞邪之黨哉蓋讓夷德裕之黨而栖楚為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耳

敬宗寶歷元年正月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

皇甫松續牛羊日歷

曰太牢既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灊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相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治蕩無檢鄉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醺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為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真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八月庚戌劉悟暴疾薨子從諫匿喪賈直言責之

據李絳疏

云悟八月十日得病計是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

十一月李絳請除昭義師李逢吉王守澄不用其謀

實錄

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

二年正月張權輿言裴度名應圖識

舊逢吉傳曰實歷初度連上章請入

觀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欲阻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謠識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所有口被驅逐而已蓋民間先有此謠權輿因言度名應謠識非撰之也

十一月癸卯百官謁見江王甲辰見諸軍使

魏謩文宗實錄見軍

使事承見百官下不云別日今從敬宗實錄

文宗太和二年閏月元志沼討李同捷

實錄或作于志沼或作升志沼

或作元志紹舊紀作升志沼新紀傳作元志沼今從之

馬植勛之子

舊傳勛作曠誤也勛事見德宗實錄

三年五月壬寅加李載義平章事

實錄作庚寅誤

貶柏耆循州司戶

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

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指揮彈壓奏報蔑聞擅入滄州

專殺大將補置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德平諸將害
者邀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
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者以三百騎
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諜言王廷湊欲
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者功比秦橫
詆文宗不獲已貶者循州司戶參軍蓋者張皇邀功則
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貶黜亦其實
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綾絹故也

六月王庭湊請納景州

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既平庭

湊懼而復

進之也

魏博軍亂殺史憲誠奉何進滔知留後

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

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

留後按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擊聽大破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進滔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為長當謹而聽承命都將總事者諭之曰害前使與監軍兇黨籍其姓名仍集之於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黑既分善惡無誤會衆顯戮共棄咸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弔此恐涉溢美之辭耳今從舊傳

十二月南詔陷成都外郭杜元穎保牙城

實錄寇及子城元穎方覺

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

四年二月李絳為亂兵所害

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

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絕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廩麥以賞衆皆怏怏而退出豐門衆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木已與絳為隙久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

六月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寶歷二年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

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時方遷司徒實錄先云司徒裴度誤也

五年二月京兆尹王璠為京兆尹

按舊璠傳去年七月為京兆尹十二

月遷左丞故中錫得罪時京兆尹乃崔瑄也

五月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

以所虜男女五千三百六十四人歸于我舊傳曰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八月牛僧孺言得維州未能損吐蕃

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今論董勣纔

還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大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勣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僧孺墓誌亦無董勣等名蓋舊傳誤也

六年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子胡特勒立

舊傳

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將駝馬到且報可汗三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今從新傳

七年正月劉從諫歸鎮心輕朝廷

補國史曰文宗朝劉從諫朝覲渥澤甚厚

自謂河朔近無比倫頗矜臣節文武百辟盡湊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求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玉不可染欲諛其意水不可穿門館不敢導其誠懇遇休假謁於私第投誠歷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潞二十餘年及即世之後僕射擅領戎務坐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勲績不絕賞延任居藩閫位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効忠報國僕射若請邊陲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為勲業朝廷豈不以褒職之重命賞封功區區躁求一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藩臣今求佩相印擁節旄榮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倔彊之臣所措履也忠節安在深為解體從諫矍然噤口無詞再拜趨出然從諫厚賂倖臣旬日間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遽辭歸鎮宰相餞於郵亭李相公謂曰相公

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灑淚而辭及至本鎮謂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覲闕廷遍觀朝德唯李公峻直貞明凜然可懼真社稷之重臣也按固言此年未為相其說妄也今從實錄

徐州卒驕高瑀不能制

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

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七月加楊志誠檢校右僕射

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舍垢下詔諭之因再遣

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襄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實錄

九月王守澄奏鄭注為神策判官

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

邠郊以與注姻懿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不為之禮注毀從亮於守

澄竟為守澄誣搆扶杖投荒未幾文亮歿罷職還城守
澄潛置為軍畫時澤潞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因
辟為節度副使纔至潞州涉旬之間會上非愈太和七
年十一月驛徵之赴闕偶遭其時聖體獲愈上悅之自
此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
三日守御史李欽彈奏注內通救使外連朝臣兩地往
來卜筮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
城社固恐為禍胎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
有司將王涯重處台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遂寢
不行注潛遁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曰八年
春暮上對羣臣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
欲冥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軍判官注自稱
衣冠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赴
職宗閔又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潞與從諫要約令
却薦入今

從實錄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一
三

詳校官修撰_臣錢 蔡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_臣裴 謙

謄錄舉人_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十三

太和八年六月李中敏請斬鄭注

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據開

成紀事太和推先記

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

臨終按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今從開

成紀

王守澄薦李仲言

舊傳李仲言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為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

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宗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効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歎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處困之逢吉斥之不顧會鄭注賓副上黨路經東都一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哀歎注本兇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諾情契稠疊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太和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為人長大美貌口辯無前常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齷齪奇細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為人好義而求奇士且通於內官易為因緣乃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遂結為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為卜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欵彈

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到於浴堂門獻替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寘於伎術或欲令為神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興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後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

獻替記

十二月史元忠為盧龍留後

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為瀛莫三軍

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九年四月鄭注舉李欵自代

甘露記曰時論或云欵外沽直名而陰事注按欵彈

注之文皆訶其隱隱豈有於人如此而能陰與之合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舉欵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

路隋為鎮海節度使

舊隋傳曰德裕貶袁州長史隋不置奏狀始為鄭注所忌出鎮浙西

按實錄隋出鎮在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

上與李訓鄭注密謀誅宦官

舊傳以為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

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閹弑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

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誅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班班顯言如補國史所云也

七月貶李甘封州司馬

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與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昌

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與未作相舊傳誤也

八月杖殺陳弘志

舊傳李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陳弘志自元和末負弑逆之名遣人封

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為相今從實錄

九月丁卯李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宋敏求宣宗實錄曰固言性狷

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為黨乃出為興元節度按固言鍛鍊楊虞卿獄宗閔由是罷相

而固言代之豈得為宗
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

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與李訓俱擢相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鳳翔

節度固言剛勁不許唯王涯賈餗贊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

十一月韓約奏甘露李訓奏未可遽宣布

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為甘

露而自言恐非真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兇渠仍請其覆視今從實錄

張仲方權知京兆尹

實錄乙丑閣門使馬元贄已宣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

止是口宣至此乃降敕耳

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

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

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矣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十口列在縉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逕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銜談以好拗為拗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邃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滕其事付脣故脣切於勦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脣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殁以授其子脣故脣惡中官

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賈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

戊辰張仲清獻鄭注首

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官爵

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六日奏朝覲恐誤乙卯記注庚申入覲十九日也至扶風聞訓敗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疑

十二月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

開成紀事以祕書少監王會為京兆尹按薛元

賞已為京兆

尹紀事誤

開成元年三月命京兆牧葬王涯等十一人

開成紀事云京兆薛

元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七月取李孝本二女入宮

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次女

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謩不之知又取次女謩乃知之上疏也故

二年七月韋溫罷太子侍讀

舊傳曰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溫云

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

三年正月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

舊傳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珣以本官同平

章事按珣與嗣復

並命今從實錄

五月詔停奏祥瑞

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

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爲因杜琮進言今兼取之

十月太子永暴薨

按文宗後見緣橦者而泣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劉楚材等然則

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秘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過是日暴薨

郭朶爲邠寧節度使

舊柳公權傳作皎按子儀子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

十一月張元益出定州

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繼統軍務公璠

乃孝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誠元益歸闕三軍復効幽
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衛公欲
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弔贈禮追元益赴
闕若拒命跋扈討之不遵上前玄陳短長未行朝典貞
穆公有密疏進追元益詔意云救張元益卿太祖孝忠
功列鼎彝垂於不朽卿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
云云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
焚墨衰請死於衆三軍將士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
益就苦廬請監軍使幕府準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遂
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使陳君實為帥所謂貞穆公者
李珣也按實錄璠定州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
年不為相補國史蓋傳聞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
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吐蕃益衰
彝泰卒及達磨
立實錄不書舊

傳續會要皆無
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十一月上問周墀可方何主

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

樂五年春風痺稍閒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復不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於此

回紇相掘羅勿借朱邪赤心兵殺彰信可汗國人立盧

駭特勒

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饑族帳離散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磧口至於榆林天

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盟沒斯為陳利害云云盟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援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為署颯可

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
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
勿篤公為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
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
薩特勒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
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
以盧級特勒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
難引沙陀兵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馭特勒為可
汗今從之

五年正月立賴王瀍為太弟

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
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為

賴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賴王瀍院
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
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
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

羽林驍騎數千衆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遙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言安穎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褰裙走出矯言曰大者穎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頰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邦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弟合立志少疑懦懼不敢出賴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陽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賴王瀝立為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宗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關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謬誤關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

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

舊傳曰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武宗即

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

相今從武

宗實錄

救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

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

日攢斂成服按文宗以四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救必誤也

九月黠戛斯破回鶻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吃斯又作紇圪斯今從德裕

會昌伐叛記杜牧集新舊傳實錄

回鶻別將句錄莫賀殺盧駁

舊傳作句錄未賀今從新傳

十月劉沔屯雲迦關

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

十一月裴夷直坐漏名貶

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武宗會昌元年二月回鶻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據

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昌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帥眾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二年七月冊為烏介可汗

三月誅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珣

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

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郾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珣為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

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忌宦官季稜弘逸深懼之
及將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欲議廢立賴山陵使崔鄆
鹵簿使王起等拒而獲濟遂擒弘逸季稜殺之舊王起
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
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
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中人言
二人頃附嗣復李珣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
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珣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弘逸季
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與嗣復傳
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動帝意者
帝赫怒欲殺之中使既發雖宰相亦不知之戶部尚書
判度支杜悰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鄆
崔琪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三
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
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鹽鐵崔相度支
杜尚書京兆盧尹皆言聞有使去不知其故余遂草約

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琪續至崔鄆次至陳相
最後至已巳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廳寫狀進請開
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荅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
兼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曰向者
不敢言相公既知只是一人嗣復李珣德裕言此事至
重陛下却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
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遠貶唯此一事不可更
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中時
報開延英余邀得丞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一人
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容德裕極力解救繼於叩頭流血
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殿德裕率三
相公立當御榻奏事嗚咽流涕云云上既捨之又令德
裕召丞郎兩省官宣示
今從實錄亦采獻替記

六月王哲諫建道場受法籙坐貶

實錄道士趙歸真等
八十一人於三殿建

九天道場帝親傳法錄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
明經為道士不從又上疏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
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崇玄館學士
令與趙歸真於禁中修法錄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
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親受
法錄析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又有此事
與舊紀劉彥謨事
相類今從實錄

八月張賈為巡邊使察回鶻情偽

一品集賜盟沒斯等
詔曰天德軍遞至覽

所奉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
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它所特勒等
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臣復本蕃
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
懷疑阻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
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

詔田年約勒將士及雜虜毋犯回鶻

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

人推為可汗令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盟沒
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帥數千帳近西城田年以聞烏
介又令其相頡干迎斯表偕天德城乃乞糧儲牛羊詔
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
裕傳曰開成末回鶻為黠戛斯所攻部族離散烏介奉
大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平於塞上遣使求助兵
糧收復本國權偕天德軍田年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
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為然
許偕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
漠饑餓尤甚將金寶於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
財寶生攘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年監軍韋仲平上
表稱退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
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人居其半上令
宰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年仲

平詔漢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昌集奏狀中
按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為之爭前後多差互今從
叛記一
品集

閏月以穀二萬斛賑回鶻

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
尋人烏介至天德按實錄十

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鎮至盟沒斯處訪問月
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
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
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石然則閏九月中烏介
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盟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
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并賜之二萬石耳非
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
以閏九月中即降使賜米也

幽州軍殺陳行泰立張絳

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
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

秦慘虐請以鎮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秦遂以絳知兵
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為一
人誤也今從舊仲
武傳伐叛記實錄

十一月回鶻上表借振武一城

新傳曰達干奉主來歸
烏介怒擊達干殺之劫

主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闕拒却之按
烏介方倚唐為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

二年三月回鶻盟沒斯殺赤心僕固

伐叛記曰赤心宰
相欲謀犯塞盟沒

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於可汗帳
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幽州
紀聖功碑曰赤心怙力負氣潛圖厲階為盟沒斯所給
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
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那頡頏擁部
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盟沒斯先布誠

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
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士千帳東瞰振武大
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
曰盟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心
斬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敕書雖云去歲盟沒斯已至
近界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盟沒
斯自本國破亡之初奔逆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任
是二年是則盟沒斯自有部衆雖遙降烏介身未嘗往
也安得斬赤心僕固於可汗帳下乎且赤心若不實烏
介又安肯隨盟沒斯同謁烏介乎蓋盟沒斯自惡赤心
桀點誘至己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盟
沒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
在召諸道兵討烏介下按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柵未
知是那頡特下為復是可汗遣來蓋那頡特下脫勒字
即那頡啜也然則虜犯橫
水在赤心死後故置於此

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

實錄符澈奏回鶻掠橫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集此

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武之後也蓋澈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

置於此

四月壬午李德裕請加溫沒斯官賞

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

甲申回鶻大特勒溫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溫沒斯送款者蓋溫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帥衆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屢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戰其餒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溫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怒欲犯塞而溫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衆東走而溫沒斯帥其衆降唐也

甲申噍沒斯降

一品集噍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也今

從歸忠

傳序

五月張仲武大破那頡噉

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前後三

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噉之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噉中箭透駝羣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它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噉月日故附於此

八月回鶻帥衆至雲州詔發陳許等兵屯太原

實錄六月回鶻

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把頭烽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効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令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嘐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却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給之也又七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盟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治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殘破久在邊陲此已量與盟沒斯優當其盟

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
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劉沔突入
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徧其所求欲其早離塞
下北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
裕奏請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斫營事
令且住卒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
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鶻狀云臣頻奉聖旨緣
回鶻漸逼杷頭烽早須討襲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只
知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不曾斫營僅令石
雄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步卒以為羽翼銜枚
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
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駐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
云漸逼杷頭烽則是尚未知過杷頭烽南也又八月七
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鶻自到杷頭烽北已是數旬奏
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
殊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更審

候事勢據此狀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
八月十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
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
陽等兵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
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
令及冰未合前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
州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
故議發兵守備驅逐實錄新紀皆誤今從舊紀

丁丑賜盟沒斯及其弟等姓名

舊紀六月盟沒斯等至京師制以盟沒斯充歸

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受邪勿為歸義軍
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冬三年春回鶻
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有盟沒斯受
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義

今從
實錄

遣石戒直還國賜可汗書

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為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

八日狀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然則遣石誠直賜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回否也

十二月吐蕃來告達磨贊普之喪

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

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據補國史彛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彛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它書皆因而誤彛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

錄云僅三十年亦是
誤以達磨為曩泰也

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

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澹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

論官族則曰尚其中字即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郎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一